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七

錢塘程川撰

禮八

周禮三

人謂周公不言刑秋官有許多刑如何是不言刑

陳淳録

秋官

古人屋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

其朝會有雨則止會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

陳淳録

秋官朝士

黄義剛録畧

問周禮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銍納秸之類

黄義剛録

秋官大行人

因論朝禮云如周禮所說古之朝禮君臣皆立至漢時所謂皇帝見丞相起尚有此禮不知後來如何廢了然所謂朝不坐又也有坐底

吕燾録

秋官大行人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贊者云天子為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廖德明録

秋官大行人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

黄義剛録

秋官司儀

車所以揉木又以圍計者葢是用生成圓木揉而為之故堅耐堪馳騁

李閎祖録

考工輪人

問侯國亦倣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説侯國用都鄙

法然觀魯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亦是如此

陳淳録

考工匠人注

録中則亦是如此句黃義剛録作當亦是鄉遂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七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八

錢塘程川撰

禮八

儀禮一

問宿賓曰是戒肅賓也是隔宿戒之

上冠禮

爵弁赤少黒多如今深紫色韠以皮為之如今水擔相

似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為之耳韠中間有頸兩頭有肩肩以革帶穿之革帶令有胯子古人却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令人釘鉸串子樣鐫鏃之類結放上面今之胯子便是做他形像古人帶甚輕却帶得許多物令人帶枉做得恁地重如幞頭靴之類亦然幞頭本是偃脚垂下要束得緊令却做長帶問横渠說唐莊宗因取伶

官幞頭帶之後遂成例曰不是恁地莊宗在位亦未能便變化風俗兼是伶人所帶士大夫亦未必肯帶之見畫本唐明皇已帶長脚幞頭或云藩鎮僭禮為之後遂皆為此樣或云乃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幞頭故以鐵線插帶中又恐壞其中以桐木為一幞頭骨子常令幞頭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人為我斫箇軍容頭來遂以木為之故謂之斫及唐末宦者之禍人皆以此語為讖王彥輔麈

史說如此說得有來歷恐是如此後人覺得不安到本朝太宗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於上後又覺見不安到仁宗時方以漆紗爲之嘗見南劍沙縣人家尚有藤骨子可見此事未久葢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變必有漸

林夔孫錄

士冠禮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絲衣繹賔尸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素積白布爲裙

湯泳録字叔永丹陽人乙卯所聞

先生六十六歲池録三十三卷中

士冠禮

冠者見母與兄弟而母與兄弟皆先拜此一節亦差異昏禮亦然婦始見舅姑舅姑亦拜

賀義剛録

士冠禮

陳仲蔚問冠儀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再拜亦然若子冠則見母母亦如之重成人也尋常則不如此但古人無受拜禮雖凡亦答拜君亦然

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

　賀義剛録

士冠禮

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如何曰所謂三加彌尊只是三次加初是緇布冠以麤布為之次皮弁次爵弁諸家皆作晝爵看來亦只是皮弁模樣皆以白皮為之緇布冠古來有之初是緇布冠齊則緇之次皮弁者只是朝服爵弁士之祭服周禮爵弁居五冕之下又問致美乎黻冕注言皆祭服也黻冕恐不全

是祭服否曰祭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韠如詩韠琫有珌内則端韠紳皆是問士冠禮一加再加言吉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此文自如此說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然後成禮如温公冠禮亦倣此初裹巾次帽次幞頭又問黻冕黻蔽膝也以韋為之舜之畫衣裳有黼黻絺繡不知又如何畫於服上曰亦有不可曉黻在裳之前亦畫黻於其上

徐寓錄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一歳池錄二十卷二十一卷饒錄二十六卷中

士冠禮

士冠禮始冠緇布冠冠而弊之弊是不用也

黄義剛錄

士冠禮

儀禮昏禮下達用鴈注謂在下之人達二家之好而用鴈非也此只是公卿大夫下達庶人皆用鴈後得陸農師解亦如此說陸解多杜撰亦煞有好處但簡略難看陳祥道禮書考得亦穩

陳淳録

上昏禮

黄義剛録云撰之云自通典後無人理會禮本朝但有陳祥道陸佃畧理會來曰陳祥道理會得也穏陸農師也有好處但杜撰多如儀禮云云

問昏禮用鴈壻執鴈或謂取其不再偶或謂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爵弁乘大夫之車墨車則當執大夫之贄前説恐傅會又曰重其禮而盛其服

林賜録

士昏禮

問程氏昏儀與温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為主曰迎婦以前温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温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徧見妻之黨則不是温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大槩只此兩條以此為準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

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温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温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

陳淳錄

士昏禮附

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

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不先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壻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

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行親迎之禮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即就彼迎歸自成禮

葉賀孫錄

士昏禮附

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

李閎祖錄

士昏禮附

問婦當日廟見非禮否曰固然温公如此他是取左氏先配後祖之説不知左氏之語何足憑豈可取不足憑之左氏而棄可信之儀禮乎

黄卓録

上昏禮附

叔器問昏禮温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為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為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陳淳錄

士昏禮附

紹興初為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乖陋此時乃高抑崇為禮官看他為謹終喪禮是煞看許多文字如儀禮一齊都考得仔細如何定鄉飲酒禮乃如此疎繆更不識看儀禮只把禮記鄉飲酒義鋪排教人行且試舉一項如鄉飲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是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謝賓至堂是為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賓拜洗是為

拜洗主人取爵實之獻賓賓西階上拜是為拜受若拜送乃是賓進受爵主人阼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為拜送爵賓復西階上位方有拜告旨拜執爵及酢主人之禮他乃將拜送作送之門外再拜為拜送門外兩拜了又兩拜為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子細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禮又曰古禮看說許多節目若甚煩縟到得行時節只頃刻可了以舊時所行鄉飲酒看之煞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煞可看唯是五

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効駕君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漏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駐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報上云執綏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

乃是受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官代僕人兼古者有敬
事則必式葢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磬折是為
致敬今却在車上用倚子坐則首與前衡高下不多
若憑手則是傲慢這般所在都不是如所謂僕人乃
立於車柱之外後角又恐立不住却以采帛繫於柱
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
大非禮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豈有以內侍同載而前
後皆安之眼前事纔拈一件起來勘當著所在便不

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𭣣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荆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能考禮渠後來却自不曾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云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喪禮婦人唯舅之喪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可考

葉賀孫録

鄉飲酒禮

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曽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似乎編入國史實録果然是貽笑千古者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謂迎賔拜至謂至皆拜送謂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兩拜也此禮中四節如此令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兩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拜既豈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祭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欲用

右手取脯醢從其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薦脯醢自教一人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却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順便手却縮了是可笑否

葉賀孫録

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堂上主客列兩邊主人一拜客又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對不知是如何某赴省試時衆士人拜知舉知舉受拜了却在堂上令衆人少立使人大喝云知舉答拜方

拜二拜是古拜禮猶有存者近年問人則便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間此禮又失了

葉賀孫録

鄉飲酒禮附

鄉飲酒云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想是笙入吹此詩而樂亦奏此詩樂便是衆樂皆奏之也

不知何氏録

鄉飲酒禮

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葢不敢同君

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

沈僴錄

聘禮

公食大夫禮乃是專饗大夫為主人者時出勸賓賓辭而獨饗

萬人傑錄

公食大夫禮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八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九

錢塘程川撰

禮十

儀禮二

堯卿問經帶之制曰首經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經腰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扣子以一頭串於中而

束之總如今之髻巾括髮是束髮為髻安卿問鄭氏儀禮注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何也曰幓頭只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又問婦人首絰之制曰亦只是大麻索作一環耳

黄義剛録

喪服

問溫公儀首絰綴於冠而儀禮疏說別材而不相綴曰綴也得不綴也得無緊要

陳淳錄

喪服

問喪服如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為天子三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曰今士庶人既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今涼

衫亦不害此亦只存得些影子問士庶亦不可久庶
人為國君亦止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亦止
小功緦衰或問有官人嫁娶在祔廟後曰只不可帶
花用樂少示其變又曰至尊之服要好初來三日用
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却用令所制服四脚幞頭等
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
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也好器之問
壽皇行三年之喪是誰建議曰自是要行這是甚次

第可惜無好宰相將順成此一大事若能因舉行盛典及於天下一整數千百年之陋甚數千百年之成憲是甚次第時相自用紫衫皂帶入臨用白衫待退歸便不著某前日在上前說及三年之喪亦自感動次日即付出與禮官集議意甚好不知後來如何忽又住了却對宰相說也似咤異不知壽皇既已行了又有甚咤異只是亦無人助成此事因檢儀禮注疏說嫡孫承重甚詳君之喪服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

設位某在潭州時亦多有民衆欲入衙來哭某初不
知外面被門子止約了待兩三日方知遂出榜告示
亦有來哭者
葉賀孫録
喪服
器遠問安常習故是如何曰云云如親生父母子合當
安之到得立為伯叔後疑於伯叔父有不安者這也
是理合當如此然而自古却有大宗無子則小宗之
子為之後這道理又却重只得安於伯叔父母而不

可安於所生父母喪服則為為後父母服三年所生父母只齊衰不杖期

葉賀孫錄

喪服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為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著箇存亡繼絶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為是今則濮安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

黄卓録

喪服

無大功尊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本是大功加成期其曾祖父母小功及從祖伯父母叔父母小功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

李閎祖録

喪服

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都無考妻服朞年以父在服亦朞故𡚁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其

禮皆齟齬

包揚錄

喪服

或問服制曰儀禮事事都載在裏面其間曲折難行處他都有箇措置得恰好因舉一項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為母子貴終其恩此為繼母服之義

葉賀孫錄

喪服

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為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

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又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盖有引定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亦有多言合稱皇考者

萬人傑録

喪服

儀禮期喪條内注說國君有疾不能為祖父母曾祖父母服則世子斬又曰君喪皆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則必斬三年

陳淳録

喪服

因言孫為人君為祖承重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看不辦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為害不細如今秀才和那本經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將經義賦論策頒行印下教人在

沈僩録

喪服

沈存中說喪服中曽祖齊衰服曽祖以上皆謂之曽祖恐是如此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不為服之理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頃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曽行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為士者為祖父母期服内不當赴舉

沈僩録

喪服

沈存中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祖為然自四世以

上凡逮事皆當服衰麻三月高祖葢通稱耳

李閎祖録

喪服

喪服葛布極粗非若今之細也

沈僩録

喪服

始封之君不臣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其諸父不忘其

舊也

李公謹録川按公謹所録葢與李處謙同編語類中不詳所聞年歲及蜀語類嶽續語類池録饒録卷次

云餘

倣此

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既嫁則除服而於姊妹之服則未嘗降故為子者於舅服緦於姨母服小功也

葉賀孫錄

喪服

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簆只用一經如今廣中有一種疎布又如單經黄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於緦矣又不知是如何

李閎祖錄

喪服

舅於甥之妻有服甥之妻於夫之舅却無服也可疑恐是舅則從父身上推將來故廣甥之妻則從夫身上推將來故狹

黄義剛録

喪服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壻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

伊川語録凡家書説姪處皆作猶子私常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為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沈僩録

喪服

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經

也

李閎祖録

喪服

問改葬緦鄭玄以為終緦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為葬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王肅以為既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問鄭氏以為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緦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

禮父母改葬緦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緦也

葉賀孫録

喪服

問喪服之制曰衣帶下尺鄭注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廖西仲云以布半幅其長隨衣之圍横綴於衣下而謂之要

不知何氏録

喪服

今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

小功須用虔布之屬古者布帛精粗皆有升數所以說布帛精麤不中度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為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

沈僩録　喪服附

喪禮衣服之類逐時換去如葬後換葛衫小祥後換紳布之類

包揚録　喪服附

顯道問服制曰唐時添那服制添得也有差異處且如親叔伯是期堂叔須是大功乃便降為小功不知是怎生地

黄義剛録 喪服附

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終其制否曰合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行之

徐寓録 喪服附

因論喪服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

不相稱閎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猶愈於俱亡乎直卿亦以為然先生曰禮時為大某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人自在下面做不濟事須是朝廷理會一齊與整頓過又云康節說某今人須著今時衣服忒煞不理會也

李閎祖錄

喪服附

問喪服今人亦有欲用古制者時舉以為吉服既用今制而獨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不知當如何曰駭俗猶些小事但恐考之未必是耳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

潘時舉録

喪服附

問喪禮制度節目曰恐怕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時事尚可未殯以前如何得一一恁地子細只如含飯一節教人從那裏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

是有人相方得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是厭周文之煩了某怕聖人出來也只隨今風俗立一個限制須從寬簡而今考得禮子細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隨俗不礙理底行去

胡泳録

士喪禮

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

胡泳録

士喪禮

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甎土圍之此可不可耶必不可矣數日見公說喪禮太繁絮禮不如此看說得人都心悶須討箇活物事弄如弄活蛇相似方好公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某嘗說古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箇大概令勿散失使人知其意義要之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

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際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古者有相禮者所以導孝子為之若欲孝子一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則必無哀戚之情矣況只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為失但使哀戚之情盡耳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堲周必無周人之繁文委曲也又禮壙中用生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却引蟲蟻非所以為亡者慮久遠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

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入去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已是厭周之文了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此意皆可見使聖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射禮之屬而今去那裏行只是當存他大概使人不可不知方周之盛時禮文全體皆備所以不可有

纎毫之差今世盡不見徒掇拾編緝於殘編斷簡之餘如何必欲盡倣古之禮得或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聖人又欲從周之文何也曰聖人之言固非一端葢聖人生於周之世周之一代禮文皆備誠是整齊聖人如何不從得只是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謂自為邦則從先進耳

沈僩録

士喪禮

問朝祖時有遷祖奠恐在祖廟之前祖無奠而亡者難

獨享否曰不須如此理會禮說有奠處便是合有奠
無奠處便合無奠更何用疑其他可疑處却多如溫
公儀斬齊古制而功緦又却不古制是何說也古者
五服皆用麻但有等差皆有冠經但功緦之經小耳
今人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謂也今俗喪服之制
下用横布作棚帷斬衰用不得

陳淳録

既夕

黄義剛

録同

儀禮饋食之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伯伯仲叔季也某

年也父美稱助辭也

吴振録所聞年歲未

詳饒後録十四巻中

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祝酌奠卒

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

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賛衆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

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

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温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閒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其甞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陳淳錄

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

錄末一本有云李文問祭儀有修改否曰大概只是温公儀無修改處

飲福受胙即尸酢主人之事無尸者則有陰厭陽厭旅

酬從下面勸上下至直罍洗者皆得與獻酬之數

李方子錄

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

儀禮日用丁巳按注家說則當作丁巳葢十干中柔日也

吳雉錄字和中建陽人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錄十五卷中

少牢饋食禮

問虞禮子為尸父拜之曰古人大抵如此如子冠母先拜之子却答拜而今這處都行不得看來古人上下

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為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其人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入朝去從人即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得見面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

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顔真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即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

林夔孫録

士虞禮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九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

錢塘程川撰

禮十一

小戴禮記一

問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此三句固是一篇綱領要之儼若思安定辭又以毋不敬為本曰然又曰只是下面兩句便是毋不敬令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

箇容貌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裏只是不曾說正顏色要之顏色容貌亦不爭多只是顏色有箇誠與偽

陳文蔚錄

曲禮上

錄末沈僩錄有云箕子九疇其要只在五事

問艾軒解儼若思訓思字作助語然否曰訓思字作助語尚庶幾至以辭字亦為助語則全非也他們大率偏枯把心都在邊角上用

李煇録字晦叔不詳所聞年歳及池録饒録饒後録巻次云餘倣此

曲禮上

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狎熟狎愛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既愛之而又敬之也畏而愛之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畏畏中有愛也狠毋求勝狠亦是兩家事注云鬩鬩也如與人爭鬩分辨曲直便令理明不必求勝在我也分毋求多分物毋多自與欲其平也

沈僩録

曲禮上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本大戴禮之文上言事親因假說此乃成人之儀非所以事親也記曲禮者撮其言反帶若夫二字不成文理而鄭康成又以丈夫解之益謬他也是解書多後更不暇仔細此亦猶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家語答問甚詳子思取入中庸而删削不及反衍子曰兩字

黄義剛録

曲禮上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吕與叔謂上二句學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猶致也取於人者我為人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此說如何曰道理亦大綱是如此只是說得不甚分曉據某所見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轉一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

者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

陳文蔚錄

曲禮上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以誠莊對威嚴則涖官當以威嚴為本然恐其太嚴又當以寬濟之

廖德明錄

曲禮上

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

曰然此等也難行也且得躬親耳又問嫡孫主祭則便須祧六世七世廟主自嫡孫言之則當祧若叔祖尚在則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兼當時人習慣亦不以為異也又問先生舊時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後來廢之何故曰覺得忒煞過當和禘祫都包在裏面了恐太僭遂廢之

沈僩録

曲禮上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年輩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中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

黃義剛錄

曲禮上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

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奥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

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董銖録字叔重鄱陽人丙辰以後所聞先生

六十七歳池録十二巻饒録四十六巻中

曲禮上

尸用無父母者為之故曰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

陳文蔚録

曲禮上

父名無諾唯而起唯速於諾

陳文蔚録

曲禮上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先儒自為一說横渠又自為一說看來只是祭祀之祭此因餕餘起文謂父不以是祭其子夫不以是祭其妻舉其輕者言則他可知矣

吳雉録

曲禮上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古注說不是今思之只是不敢以餕餘又將去祭神雖以父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子之卑夫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妻之卑葢不敢

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祭非飲食必有祭之祭

葉賀孫録

曲禮上

問禮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也曰便是此一説被人解得都無理會了據其所見此一句承上面餕餘不祭説葢謂餕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為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

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陳文蔚錄

曲禮上

凡有一物必有一箇則如羹之有菜者用梜

曾祖道錄守擇之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三十七卷中

曲禮上

問君言不宿於家曰只是受命即行不停留於家也邪

數句是說數項事

呂燾錄

曲禮上

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黃義剛録

曲禮上

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中所謂鼓下大將自擊此鼓為三軍聽他節制雖王親征亦自擊鼓

陳文蔚録

曲禮上附

古人跪坐立乘

李方子錄

曲禮上附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業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不知何氏錄

曲禮下

錄中居表以下

云云沈僩錄同

安卿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略為之俛首便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蓋其尊師傅如此後來晉元帝亦拜王導至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不知如何

黄義剛錄

曲禮下附

古人言人跪坐雖有拱璧而先乘馬不如坐進此道謂

跪而獻之也如文帝不覺膝之前蓋亦是跪坐跪坐

故兩手下為拜拜字從兩手下古者初冠母子相拜婦初見

舅姑舅姑答拜不特君臣相答拜也

李方子録　曲禮下附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

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

相與揖遜而入

黄義剛録　曲禮下

問支子不祭曰不當祭問橫渠有季父之喪三廢時祀卻令竹監弟為之緣竹監在官無持喪之專如此則支子亦祭曰這便是橫渠有礙處只得不祭因說古人持喪端的是持喪如不食粥

陳淳録

曲禮下

妣者媲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

劉砥録字履之三山人庚戌所聞

先生六十九歳饒後録十巻中

曲禮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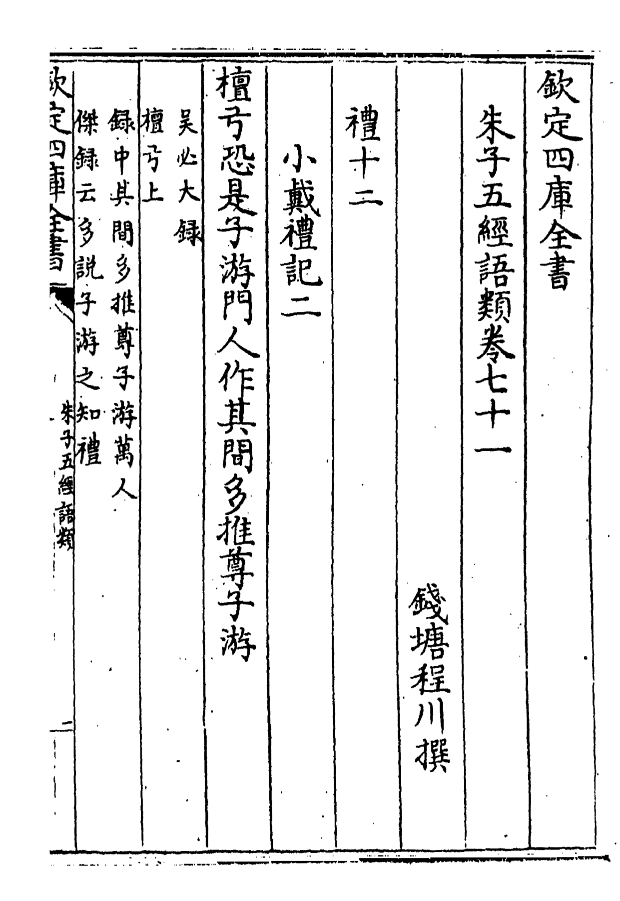
摯是初見君時用以獻君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雁雉真物以獻如今笏却是古人記事手板插之帶間今人笏却是用行禮記事但其私記也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古公服是法服朱衣皂縁冠則三公用貂蟬御史用獬豸衣之上則係帶帶劍之類六七件隋煬帝南遊命羣臣以戎服從大臣紫中緋小緑今之戎羣戎隊試進士詩賦亦煬帝法也金銀魚乃古人以合符臣之得魚符者用袋之腰間今無合符事却尚用

魚又不用袋魚魚袋事出唐書輿服志高武中睿時

包揚録

曲禮下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一

錢塘程川撰

禮十二

小戴禮記二

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吳必大錄

檀弓上

錄中其間多推尊子游萬人傑錄云多說子游之知禮

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安卿云地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為上則葬時下當如此方是

黄義剛録

檀弓上附

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攷之出妻之子為父後者自是為出母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正條答之何故却自費辭恐是古者出母本自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方制此服故曰伋之先君子無所失道

即謂禮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然則儀禮出妻之子為母齊衰杖期必是後世沿情而制者雖疑如此然終未可如此斷定

吳必大錄

檀弓上

問不喪出母曰子思所答與喪禮都不相應不知何故據其問意則以孔子嘗令子思喪之卻不令子上喪

之故疑而問之也子思答以道之汙隆則以孔子之時可以隨俗而今據正禮則為伋妻者則為白母不為伋妻者是不為白母爾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只合以此答之

沈僩録

檀弓上

孔子令伯魚喪出母而子上不喪者葢猶子繼祖與祖為體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孔子時人喪之故亦令伯魚子思喪之子上時人

不喪之故子上守法亦不喪之其實子上是正禮孔子卻是變禮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

李方子錄

檀弓上

問子上不喪出母曰今律文甚分明又問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如何曰既期則當除矣而猶哭是以夫子非之又問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曰以文意觀之道隆者古人為出母無服迨德下衰有為出母制服者夫子之聽伯魚喪出母隨時之義也若子思之

意則以為我不能效先君子之所為亦從古者無服之義耳

萬人傑録

檀弓上

問稽顙而后拜拜而后稽顙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頓首亦是引首少扣地稽首是引首稍久在地稽者稽留之意

胡泳録

檀弓上

稽顙而後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後下手此喪拜也若拜而後稽顙則今人常用之拜也

萬人傑録

檀弓上

稽顙而後拜稽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兩手下

萬人傑録

檀弓上

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棺槨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縁壙中太濶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著脚手處此不

可不知也又此間墳墓山脚低卸故盜易入問墳與墓何别曰墓想是塋域墳即土封隆起者光武紀云為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法令一品已上墳得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守納云墳墓所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啓之蓋凡發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曰不然深葬有水嘗見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問之則曰棺只浮在

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問槨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

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葢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黄泥拌石炭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黄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沈僩錄

檀弓上附

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

世俗所用者一物
包揚錄
檀弓上附

中生不從驪姬看來亦未是若辨而後走恐其他公子或可免於難
李方子錄
檀弓上

脫驂於舊館人之喪惡其涕之無從也今且如此說萬一無驂可脫時又如何
吳必大錄
檀弓上

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及至夢奠兩楹之間則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由前似太謙由後似太高曰檀弓出於
漢儒之雜記恐未必得其真也

徐寓録

檀弓上

問跂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
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
却出主於寢

葉賀孫錄

檀弓上附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裘似今之襖子裼衣似今背子襲衣似今涼衫公服襲裘者冒之不使外見裼裘者裼其半而以禪衣襯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緇衣素衣黄衣即裼衣襲衣也欲其相稱也

沈僩錄

檀弓上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

古者初冠兩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即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今日偶看儀禮疏中却云旣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也到五十方纔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是如前說葢當時疏是兩人做故不相照管

林夔孫錄

檀弓上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為謚如堯舜

禹之類看來堯舜禹為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

土之堯然而高舜只是花名所謂顔如舜華也禹者

獸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跡若死而以此為謚號也

無意義况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不

得為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禹只是名非號

也

沈僩録

檀弓上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這恰似難曉往往是

外甥在舅家見得嬸與姨夫相為服其本來無服故異之

葉賀孫録

檀弓上

黄文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

看時似乎雜亂無紀仔細看則皆有義存焉又言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言凡遇功緦之喪皆疏食終其服此可為法又言生布加磤治者為功

李方子錄

檀弓上

姊妹呼兄弟之子為姪兄弟相呼其子為從子禮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為己之子與為兄之子其喪服一也為己之次子期凡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為猶子非是

包揚錄

檀弓上

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蓋禮記者主喪服言如夫子謂回也視予猶父若以姪謂之猶子則亦可以師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

楊道夫錄

檀弓上

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為制服曰守禮經舊法此固是好纔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

權處父道母道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果是鞠養於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又如何無服得直卿云當如所謂同爨緦可也今法從小功居父問姨母重於舅服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為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也

葉賀孫錄

檀弓上

嫂婦無類不當制他服皆以類從兄弟又太重弟婦亦

無服嫂婦於伯叔亦無服今皆有之姊婦却有服皆報服也

包揚録

檀弓上

問今弔者用横烏如何曰此正與羔裘玄冠不以弔相反亦不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弔人故杜撰成箇禮數若閑居時只當易服用涼衫

輔廣録

檀弓上

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

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黄䓣録

檀弓上附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廟

包揚録

檀弓上

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

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

包揚錄

檀弓上附

伯謨問某人家欲除服而未葬除之則䰟魄無所依不可祔廟曰不可如何不早葬葬何所費只是悠悠因語莆人葬只是於馬鬣上大可憂須是懸棺而葬

鄭可學錄

檀弓上附

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徙月樂

陳文蔚錄

檀弓上

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為當看來而今喪禮須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葉賀孫録

檀弓上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董銖錄

檀弓下

問練而祔是否曰此是殷禮而今人都從周禮若只此一件却行殷禮亦無意思若如陸子靜說祔了便除去几筵則須練而祔若鄭氏說祔畢復移主出於寢則當如周制祔亦何害

葉賀孫錄

檀弓下

延陵季子左袒右旋其封曰便有老莊之意

程端蒙錄字正思鄱陽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三卷中

檀弓下

問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

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變禮也只得如此

吕燾錄

檀弓下

因說天子之喪自太子宰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

則盡三月服謂凶服訃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而止天子初死近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止於三月之内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為天子三年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為其君三年之服葢止是自服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為本國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復為天子服百姓則畿内之民自為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喪也故禮曰百姓為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

為此也又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章奏於君者凡此者皆杖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無太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只不知王畿之內公卿之有采地者其民當何如服當檢看

黄卓錄

檀弓下

問子貢曾子入弔修容事曰未必恁地

林夔孫録

檀弓下

録中未必㸦地池本云不知又出來作箇甚嘴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二至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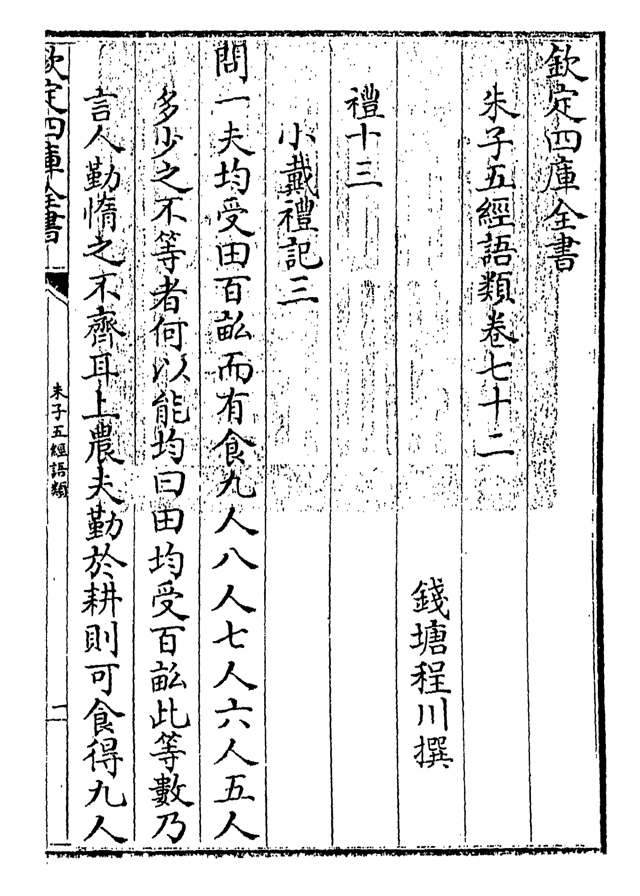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史光陽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二

錢塘程川撰

禮十三

小戴禮記三

問一夫均受田百畝而有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多少之不等者何以能均曰田均受百畝此等數乃言人勤惰之不齊耳上農夫勤於耕則可食得九人

下不勤底則可食得五人故庶人在官者之禄亦凖是以為差也

陳淳録

王制

王制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及論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筭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冀州最濶今河東河北數路都屬冀州雍州亦濶陜西秦鳳皆是至青徐兖豫四州皆相近做一處其疆界又自窄小其間山川險夷

又自不同難槩以三分去一言之如三代封建其間若前代諸侯先所有之國土亦難爲無故去減削他所以周公之封魯太公之封齊去周室皆遠是近處難得空地偶有此處空隙故取以封二公不然何不只留封近地以夾輔王室左氏載齊本爽鳩氏之地其後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史記載太公就封萊人與之爭國當時若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安頓處又如襄王以原田賜晉文公原是王畿地

正以他無可取之處故也然原人尚不肯服直至用兵伐之然後能取盖以世守其地不肯遽以予人若建封之初於諸侯有所減削奪彼予此豈不致亂聖人處事決不如此若如此則是王莽所為也王莽變更郡國如以益歲以南付新平以雍邱以東付陳定以封邱以東付治亭以陳留以西付祈隧故當時陳留已無有郡矣其大尹大尉皆詣行在所此尤可笑

吳必大錄

王制

録中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筭法二句萬人傑録云漢儒之説只是立下一箇筭法非惟施之當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云云

王制説王畿采地只是内諸侯之禄後來如祭公單父劉子尹氏亦皆是世嗣然其沾王教細密人物皆好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都是識這道理想當時識這道理者亦多所以孔子亦要行一遭問禮於老聃

陳淳録

王制

問畿内采地只是仕於王朝而食禄退則無此否曰采地不世襲所謂外諸侯嗣也内諸侯禄也然後來亦各占其地競相侵削天子只得鄉遂而已

陳淳録

王制

喪三年不祭蓋孝子居倚廬堊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令宗人攝祭但無明文不可考耳

李閎祖録

王制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横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

輔廣録

王制

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先生曰然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鋪排酒食儀

物之類後主祭者去拜若是百日之内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令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期大小功緦麻之類服令法上日子甚少便可以入家廟燒香拜

包揚録
王制

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令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

包揚録
王制附

古人緦麻已廢祭祀恐今人行不得

包揚録

王制附

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

李閎祖録

王制

今之廟制出於漢明帝歷代相承不改神宗嘗欲更張

今見於陸農師集中史却不載

鄭可學録

王制附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徳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

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

包揚録
王制附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

吳必大録
王制附

廟商七世周亦七世前漢初立三宗後王莽并後漢末

又多加了宗字又一齊亂了唐十二廟本朝則韓持國本退之禘祫說祀僖祖又欲止起于太祖其議紛紛合起僖祖典禮都只將人情處了無一人斷之以公自合只自僖祖起後世德薄者祧之周廟文王在豐武王又在一處自合只同一處方是不知如何周廟后稷文武高曾祖考七廟

包揚錄

王制附

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邉

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於后稷始祖廟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於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武王為昭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邉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

不知何氏録

王制

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處或共

一室各為位也曰古廟則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帝廟文帝顧成之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祔於光武廟其後遂以為例至唐太廟及羣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為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

廖德明錄

王制

李丈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曉禮說士堂後

一架為室蓋甚窄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窄狹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室在堂後一間從堂內左角為户而入西壁如今之牆上為龕太祖居之東向旁兩壁有牖羣昭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堂又不為神位而為人所行禮之地天子設黼扆於中受諸侯之朝

陳淳録

王制

黄義剛録同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

葉賀孫録

王制附

禮宗廟只是一君一嫡后自錢惟演佞仁祖遂以一嫡同再立后更以仁祖所生后配後遂以為例而禮亂矣臣民禮亦只是一嫡配再正娶者亦尚可婢而生

子者婢之子主祭只祭嫡正其所生當别祭
包揚録
王制附
唐大臣長安立廟後世子孫必其官至大臣乃得祭其廟此其法不善也只假一不里選限官與其子孫令祭其廟為是
包揚録
王制附
唐大臣皆立廟於京師本朝惟文潞公法唐杜佑制立一廟在西京雖如韓司馬家亦不曾立廟杜佑廟祖

宗時尚在長安

包揚録

王制附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内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疎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嚮自天子以至於士皆然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自廳側直東入其廳反轉面西入廟中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向

坐者蓋户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邉乃是奥處也

包揚録

王制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包揚録

王制附

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問大成殿又却在學之西莫是尊右之義否曰未知初意如何本朝因仍舊制反更率畧較之唐制

尤没理會唐制猶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内㽬䡴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宫殿前圈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為前朝後中圈為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為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圈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做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墻圍如

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侯鋪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内發諸街鼓咸振坊市門皆啓若有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内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街邉都無門雜賣買汙穢雜揉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

顔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葉賀孫録

王制附

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蓋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顔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

吳必大録

王制附

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甚濶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

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説則欲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於體為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吕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注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

萬人傑録

王制附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

包揚録

王制附

問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正義所解數段曰此亦難曉礿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看逐廟各祭祫禘之類又却合為一處則犆反詳而祫反畧矣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人禘嚳配以后稷是也如此則説禘又不可通矣又云春秋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於太廟其禮如何太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有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處又問諸侯礿則不禘一段注謂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曰春秋朝會無節豈止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

攝事

萬人傑録

王制

録中春秋朝會無節吴必大録云若從征伐或經歲方歸

王制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之説此没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説來禮家之説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恐只趙伯循之説為是

吴必大録

王制

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

有事於太廟太廟便是羣祧之主皆在其中

黃義剛録

王制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温公祭禮甚大今亦只是薦然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用首月

包揚録

王制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備通

不知何氏録

王制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二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三

錢塘程川撰

禮十四

小戴禮記四

月令比堯之歴象已不同今之歴象又與月令不同

萬人傑録

月令

問禮注疏中所説祀五帝神名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

拒叶光紀之類果有之否曰皆是妄說漢時已祀此神漢是火德故祀赤熛怒謂之感生帝本朝火德亦祀之問感生之義曰如玄鳥卵大人跡之類耳漢赤帝子事果有之否曰豈有此理盡是鄙俗相傳傳會之談又問五行相生相勝之說歷代建國皆不之廢有此理否曰須也有此理只是他前代推得都没理會如秦以水德漢却黜秦爲閏而自以火德繼周如漢初張蒼自用水德後來賈誼公孫臣輩皆云當用

土德引黄龍見為證遂用土德直至漢末方申火德之説及光武以有赤伏符之應遂用火德歷代相推去唐用土德後梁繼之以金及至後唐又自以為唐之後復用土德而不繼梁後晉以金繼土後漢以水後周以木本朝以火是時諸公皆爭以為本朝當用土德改正五代之序而去其一以承周至引太祖初生時胞衣如菡萏遍體如真金色以為此真土德之瑞一時煞爭議後來卒用火德此等皆没理會且如

五代僅有三四年者亦占一德此何足以繫存亡之數若以五代為當繫則豈應黜秦為閏皆有不可曉者不知如何又曰五行之建於國家初無利害但臘日則用此推之耳如本朝用戌日為臘是取此義又曰如秦以水德以為水者刻深遂專尚殺罰此却大害事

沈僩録

月令

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葉賀孫錄

月令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

央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

劉砥録

月令

明堂圖

總章左个

明堂右个

門

明堂太廟

門

明堂左个

青陽右个

總章太廟

太廟太室

青陽太廟

總章右个

玄堂左个

門

玄堂太廟

門

玄堂右个

青陽左个

曹問春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不知何氏錄

月令

問月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廟門之東凡祭五祀皆設席於奥而設主奠爼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奥

董銖錄

月令

戊巳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

到末又生出一黄鍾這箇只好說話某思量得不是
恁地盖似此元亨利貞黄鍾器器似箇乾字宫是在
中字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他春音角夏音
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宫聲如京房律準十三絃
中一絃為黄鍾不動十二絃便拄起應十二月

林夔孫録

月令

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見月令孟秋之月其日庚辛
下注

董銖錄

月令

直卿云今仲冬中星乃東壁

黄義剛錄

月令

或問古者婦三月廟見而温公禮用次日令有當日即廟見者如何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姑方得奉祭祀

黄義剛錄

曾子問

或問禮經婦三月而後廟見與左氏不同曰左氏說禮處多與禮經不同恐是當時俗禮非必合於禮經又問既為婦便當廟見必三月之久何邪曰三月而後事定三月以前恐更有可去等事至三月不可去則為婦定矣故必待三月而後廟見或曰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曰歸葬於婦氏之黨

陳文蔚錄

曾子問

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

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為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世朴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之方為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今蠻夷猺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時必請鄉之魁梧姿美者為尸而一鄉之人相率而拜祭為之尸者語話醉飽每遇歲時為尸者必連日醉飽此皆古之遺意嘗見崇

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一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以序輪一家之長一人為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祠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新舊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為中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畧不敢為非以副一村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於中王以不善為中王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

之遺闗近來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文云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肴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享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為尸者既已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此却為不誠矣曰此所以為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想象不及之可

此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為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格况既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於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著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為尸亦是此意

林子蒙録未詳所聞年歲饒後録十七卷中

曾子問

録中蓋上古朴陋之禮二句陳文蔚録云

是上古朴陋之俗先王制禮是去不盡者

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歆享杜佑說古人質朴立尸為非禮今蠻夷中猶有用尸者

不知何氏録

曽子問

或問妣有尸否曰一處說無尸又有一處說有男尸有女尸亦不知廢於甚時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輔廣録
曽子問

男用男尸女用女尸隨祖先數目列祭若其家止有一人全無骨肉子孫之類又不知如何程先生言古人之用尸也質意謂今不用亦得

包揚録
曽子問

無後之祭伊川說在古今家祭禮中

李閎祖録
曾子問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

廟其家只位於堂之兩邉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

黄義剛録

曽子問

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釋奠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

不知何氏録

文王世子附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户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嚳郊稷嚳東向稷南

向今朝庭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向南到拜時亦却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像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像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於地這必有古像行古禮須是

祭用今來日用常禮庶或饗之如太祖祭用籩簋籩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椀楪之類陳於床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來變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

葉賀孫録

文王世子附

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乃陳簠簋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說要塑宣聖坐於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

甚不可處每説與人都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南康欲於學中整頓宣聖廟不能得後説與交代云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於地方始是禮

徐寓録

文王世子附

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顔孟配饗始亦分位於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於先聖之東西嚮當來所降指揮今亦無處尋討

吳必大錄 文王世子附

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趲一位次序都亂了此言漳州未知他處如何又云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

葉賀孫錄 文王世子附

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嘗欲於雲谷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

二程諸先生後不曾及在南康時嘗要入文字從祀伯魚以漸去任不欲入文字理會事但封與劉淳叟以其為學官可以言之

包揚録

文王世子附

在漳州日陳請釋奠禮儀到如今只恁地白休了子約為藉田令多少用意主張諸禮官都沒理會了遂休坐客云想是從來不曾理會得故怕理會曰東坡曾云今為禮官者皆是自牛背上拖將來今看來是如

此因問張舅忠甫家須更别有禮書令還鄉日詢求之致道云今以時文取官下稍這般所在全理會不得曰向時尚有開寶通禮科令其熟讀此書試時挑問後來又做出通禮如注釋一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此都記得如問云籩起於何時逐一說了後又反覆論議一段如此亦自好漳州煞有文字皆不得寫如今朝廷須行好多禮書如五禮新儀未是若是不識禮便做不識禮且只依本寫在也得又去杜撰將

古人處改了是日因看薛直老行状中有述其初爲教官陳請改上丁釋奠事蓋其見當時用下丁故請改之舊看古禮中有一處注云春用二月上丁秋用八月下丁今忘記出處向亦欲檢問彖先及漳州陳請釋奠儀欲乞委彖先又思量渠不是要理會這般事人故已之

葉賀孫錄

文王世子附

因論程沙隨辨五禮新儀下丁釋奠之說而曰政和中

編此書時多非其人所以差誤如此續已有指揮改正唐開元禮既失煩縟新儀又多脫畧如親祠一項開元禮中自先說將升車執某物立車右到某處方說自車而降今新儀只載降車一節却無其先升車事前一段既如此載後凡親祠處段段皆然今行禮時又俱無此升降之儀

𧰼必大録

文王世子附

釋奠散齋因云陳膚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儀乃

禮院所班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開寳禮只是全録開元禮易去帝號耳若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差互仲弓反在上且如紹興中作七十二子賛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當申明之

鄭可學録 文王世子附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采之禮約而可行遂檢五禮新儀令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終日董

役夜歸即與諸生斟酌禮儀鷄鳴起平明往書院以
廳事未備就講堂裡宣聖像居中兖國公顔氏郕侯
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紙牌
子濓溪周先生東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
東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温國文正公東三横渠
張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東四從祀亦紙牌子並設
於地祭儀别録祝文别録先生為獻官命賀孫為賛
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賛敬之掌儀堂狹地濶頗有失

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鄰曲長幼並來陪禮畢先生揖賔坐賔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遂就位説為學之要午飯後集衆賔飲至暮散

葉賀孫録

文王世子附

先聖冕服之制殊不同詹卿云衮冕畫龍於胃然則鷩冕之雉毳冕之宗彝皆畫於胸

董銖録

文王世子附

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即問他之意

不知何氏録

文王世子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為賔注曰同宗無相賔客之道

董銖録

文王世子

公族有罪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纎剸於甸人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絶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鄭可學録

文王世子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三